

刘长明 主编

走进新疆丛书

ZOJINXINJIANG
CONGSHU

新疆风情录

文昊 编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疆风情录 / 刘长明主编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
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07.5
(走进新疆丛书)
ISBN 978-7-80744-016-1

I.新... II.刘... III.风俗习惯—新疆
IV.K892.4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9472 号

新疆风情录

主 编 刘长明
编 者 绿 阳 文 昊
图片提供 张新泰 文 昊 文 焱 小 雨 晏 先
沈 岩 张文成 韩连赞 孟 伟
策 划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策划部
责任编辑 吴晓霞
审 读 强建国
装帧设计 王 洋 党 红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社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2
电 话 0991-8277416(编辑部) 0991-2671234(发行一部)
发 行 新华书店
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 10
字 数 150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744-016-1
定 价 38.00 元



春来更有好花枝

刘长明

《走进新疆》丛书第一辑(7部)于2005年10月时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喜庆之日出版发行。该套书一经与读者见面,就受到了广泛欢迎和好评,短短一年多时间,部分书多次再版,发行全国。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,要远远超过其经济效益和本身价值。我倍受鼓舞,更坚定了把这套书继续编下去,继续出版好的信心。又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策划和编辑,现在,《走进新疆》丛书第二辑(10部)即将付梓,就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。

《走进新疆》丛书,就其选题而言,谈不上是一种独创,在这之前,有关介绍新疆风土人情、历史沿革、时代变迁和宣传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书籍已出了不少,其中不乏精品佳作。可是,我仍然抱着这样一种执着的观点:宣传介绍新疆不仅是我们的出版人不可懈怠的责任,而且是不容停顿的连续过程,还必须使这个过程变得更具有张力和震撼力。

宣传新疆、介绍新疆之所以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出版选择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伴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化而深化宣传的需要。党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,构建和

总

序

ZONGXU

谐社会的要求,为我们提供了宣传新疆、介绍新疆的全新思路,使我们能站在一个更高的时代制高点上,重新描述新疆、解读新疆。事实上,这是一项比以往更为艰巨、更为迫切、更为重要的出版任务。

这些作品,有的洋洋洒洒,气势恢宏;有的精巧玲珑,耐人寻味;有的风趣味幽默,寓知于乐;有的手法新颖,庄谐并重;有的笔触细腻,精雕细琢;有的着笔简犷,写意传神;有的文笔超然,洒脱自在,行云流水……风格虽不同,但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真诚的感受、赤诚的爱心。倘若你读了《走进新疆》之后,定会谛听到新疆与时俱进的足音,会给你带来对新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。这也算作我们一种真诚的期待吧。

2007年3月







第一辑 新疆大自然

- 大戈壁·火焰山·葡萄沟 / 汪曾祺 / 2
 龟兹北山揽胜 / 肖 廉 / 5
 蝴蝶沟 / 张新泰 / 9
 阿拉善温泉 / 张新泰 / 12
红其拉甫口岸散记 / 肖 廉 / 14
 踏访米兰 / 赵天益 / 18
 乌鲁木齐山趣 / 谢友规 / 22
 帕米尔散记 / 于文胜 / 23
 自然之喀纳斯 / 于文胜 / 32
天下奇观吐鲁番 / 王 嵘 / 34
 风过达坂城 / 骆 娟 / 40
奔向巴音布鲁克 / 马大正 / 42
 魔鬼城风情 / 如 心 / 53
 神游龟兹 / 梁 越 / 55
 神池浩淼 / 咎万春等 / 64
 天山景物记 / 碧 野 / 74
 神秘的罗布泊 / 凯 风 / 79
哈密魔鬼城探幽 / 韩 钢 韩连赟 / 92

第二辑 新疆物语

- 昆仑采玉 / 梁鸣达 / 96
新疆民间喝茶逸闻 / 谢善智 / 98
 解读巴扎 / 刘学杰 / 99
喀什小巷(节选) / 刘学杰 / 106
 伊犁河渔火 / 谢善智 / 117





MU LU

察布查尔锡伯族的狩猎文化 / 谢善智 / 119

伊犁的麻扎 / 赖洪波 / 121

世外桃源的主人——图瓦人 / 康 剑 / 123

丝绸之路拾趣 / 吴云龙 尚久骞 / 126

维吾尔乡村掠影(节选) / 李 桦 / 133

最后的骆驼客 / 韩 钢 韩连赞 / 144

和田玉石巴扎 / 宋建中 / 146

神秘的姑娘坟 / 谢家贵 / 148

阿帕·霍加墓巡礼 / 李 恺 / 150



● 文 昊 摄



● 文焱 摄

☐ 碧 野

朋友,你到过天山吗?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山脉,连绵几千里,横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,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。远望天山,美丽多姿,那长年积雪的高插云霄的群峰,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,银光闪闪;那富于色彩的绵延不断的山峦,像孔雀正在开屏,艳丽迷人。

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,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。它有丰饶的水草,有绿发似的森林。当它披着薄薄云纱的时候,它像少女似的含羞;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,又像年轻母亲的饱满的胸膛。人们会同

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,既像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,又像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。

如果你愿意,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。

雪峰·溪流·森林

7月间新疆的戈壁滩酷暑逼人,这时最理想的去处是骑马上天山。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焉耆都出产良马,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还是焉耆的蒙古马,骑上它爬山就像走平川,又快又稳。

进入天山,戈壁滩上的酷暑就远远地被撇在后边,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,立刻会使你感到像秋天似的凉爽。蓝天衬着高矗的巨大的雪峰,在太阳下,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,就像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

灰的暗花。那融化的雪水,从高悬的山涧、从峭壁断崖上飞泻下来,像千百条闪耀的银练。这飞泻下来的雪水,在山脚汇成冲激的溪流,浪花往上抛,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。可是每到水势缓慢的回水涡,却有鱼儿在跳跃。当这个时候,饮马溪边,你坐在马鞍上,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的清澈的水底,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,鱼群闪闪的鳞光映着雪水清流,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。

再往里走,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。沿着白皑皑群峰的雪线以下,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,密密的塔松像撑天的巨伞,重重叠叠的

枝桠，筛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。骑马穿行林中，只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声，增添了密林的幽静。在这林海深处，连鸟雀也少飞来，只偶然能听到远处的几声鸟鸣。这时，如果你下马坐在一块岩石上吸烟休息，虽然林外是阳光灿烂，而遮去了天日的密林中却闪耀着你烟头的红火光。从偶然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，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，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，烤过猎获的野味。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、草鹿、野牛和野骆驼。

如果说初进天山这里还像是秋天，那么再往里走就像春天了。山色逐渐变得柔嫩，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凝脂似的感觉。这里溪流缓慢，萦绕着每一个山脚，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，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，红、黄、蓝、白、紫，五彩缤纷，像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，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，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，朵儿赛八寸的玛瑙盘，瓣儿赛巴掌大。马走在花海中，显得格外矫健，人浮在花海上，也显得格外精神。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，只要稍微伸手，就可以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。

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，但是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过这时天山的繁花呢？

迷人的夏季牧场

就在雪的群峰的围绕中，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。墨绿色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，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。千里牧场上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，清清的溪水齐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。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，就像风平浪静的海洋。在太阳下，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耀着白光。

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，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、马群和牛群。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，毛色格外发亮，好像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。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楚的黄牛、花牛、白羊、羯羊，在太阳下就像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。

有的时候，风从牧群中间送来银铃似的叮当声，那是哈萨克牧女们坠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。牧女们骑着骏马，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、雪山和绿草之间，显得十分动人。她们欢笑着跟着嬉逐的马群驰骋，而每当停下来，就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她们的爱情。

这雪峰、绿林、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，虽然给人一种低平的感觉，但位置却在海拔





新疆 风情录

两三千米以上。每当一片乌云飞来，云脚总是扫着草原，洒下阵雨，牧群在雨云中出没，加浓了云意，很难分辨得出哪是云头哪是牧群。而当阵雨过去，雨洗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，远看像块巨大的绿宝石，近看缀满草尖上的水珠，却又像数不清的金刚钻。

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，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，像云霞那么灿烂；雪峰的红光映射到这辽阔的牧场上，形成了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，毡房、牧群和牧女们，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。当落日沉没，周围雪峰的红光逐渐消褪，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，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。

你用不着客气，任何一个毡房都是你的温暖的家，只要你朝火光的地方走去，不论走进哪一家毡房，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像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接待你。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碗马奶，饿了有烤羊排，有酸奶疙瘩，有酥油饼，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。

当家家毡房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上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，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。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齐集到一家比较大的毡房里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。

过后，整个草原沉浸在夜静中。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毡房，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，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

快地游荡，夜的草原是这么宁静而安详，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这大自然的遐思。

野马·蘑菇圈·旱獭·雪莲

夜牧中，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，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，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。只有当黎明来到这草原上，人们才会发现自己的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间忽然变多了，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拢去，马匹立刻就分为两群，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，那长长的鬃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，就像许多飘曳的缎幅。这个时候，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。夜间，它们混入牧群，跟牧马一起嬉戏追逐。它们机警善跑，游走无定，几匹最健壮的公野马领群，它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，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，彼此用头亲热地摩擦，然后就合群在一起吃草、嬉逐。黎明，当牧民们走出毡房，就是它们分群的一刻。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。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，在日出的草原上，还可以看见屹立护群的公野马的长鬃，那鬃一直披垂到膝下，闪着美丽的光泽。

日出后的草原千里通明，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。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，又大又鲜甜。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草原上瞭望，便可以发现一些雪白的圆点子，那就是蘑菇圈。你对着它朝直驰马前去，就很容易在这直径十米宽的一圈沁



● 小雨 摄



● 小雨 摄

绿的酥油草丛里,发现像夏天夜空里的繁星似的蘑菇。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,谁都会动心。一只手忙不过来,你自然会用双手去采;身上的口袋装不完,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,甚至马靴去装。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,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是一桩最快乐的事。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,不要油,不要盐,光是白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,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,那就又鲜甜又浓香。

天山上奇珍异品很多,我们知道的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,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。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,你随处都可以看见一个洞穴,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。从九十月大雪封山,到次年四五月冰消融化,旱獭要整整在它的洞穴里冬眠半年。只有到了夏至后,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养得胖墩墩、圆滚滚。这时它的毛色麻黄发亮,肚子拖着地面,短短的4条腿行走迟缓,正可以大量捕捉。

另一种奇珍异品是雪莲。如果你从山脚往

上爬,超越天山雪线以上,就可以看见青凛凛的雪的寒光中挺立着一朵朵玉琢似的雪莲。这习惯于生长在奇寒环境中的雪莲,根部扎入岩隙间,汲取着雪水,承受着雪光,柔静多姿,洁白晶莹。这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海拔几千米雪线以上的灵花异草,据说是稀世之宝——一种很难求得的良药。

天然湖与果子沟

在天山峰峦的高处,常常出现有巨大的天然湖,就像美女晨妆时开启的明净的镜面。湖面平静,水清见底,高空的白云和四周的雪峰清晰地倒影水中,把湖山天影融为晶莹的一体。在这幽静的湖中,惟一活动的东西就是天鹅。天鹅的洁白增添了湖水的明净,天鹅的叫声增添了湖面的幽静。人家说山色多变,而事实上湖色也是多变。如果你站立高处瞭望,眼前便是一片赏心悦目的碧水茫茫,如果你再留意一看,接近你的视线的是鳞光闪闪,像千万条银鱼在游动,而远处平展如镜,没有一点纤尘或者一根游丝的



新疆 风情录

搅扰。湖色越远越深，由近到远，是银白、淡蓝、深青、墨绿，界线非常分明。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湖是古代一个不幸的哈萨克少女滴下的眼泪，湖色的多变正是象征着那个古代少女的万种哀愁。

就在这个湖边，传说中的少女的后代子孙们现在已在放牧着羊群。湖水滋润着湖边的青草，青草喂肥了羊群，羊奶哺育着少女的后代子孙。当然，这曾象征着古代哈萨克少女不幸的湖，今天已经变为实际的幸福湖。

高山爽朗，湖边清静，日里披满阳光，夜里缀满星辰，牧民们的毡房随着羊群环湖周游，他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，他们恋爱、生育，他们弹钢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。

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，又从像被一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，泻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去。水从悬崖上像条飞练似的泻下，即使站在几十里外的山头上，也能看见那飞练的白光。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，脚下就会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。俯视水练冲泻到深谷的润石上，溅起密密的银珠，在日中的阳光下，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水雾。就在急湍的涧流边，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顶牧民的毡房，像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。

如果你顺着弯弯曲曲的涧流走，沿途汇入千百泉流就逐渐形成溪流，然后沿途再汇入涧流和溪流，就形成河流奔腾出天山。

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，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。春天繁花开遍峡谷，秋天果实挂满山腰。每当花红果熟，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。这种野果子沟往往不为人们所发现。其中有这么一条野果子沟，沟里长满野苹果，连绵五百里。春天，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；秋天，五百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。老苹果树凋枯了，更多的新苹果树苗壮起来。多少年来，这条五百里长沟堆积了一层厚厚的野苹果泥。

现在，已经有人发现了这条野苹果沟，开始在沟里开辟猪场，用野苹果来养育成群成群的乌克兰大白猪，而且有人已经开始计划在沟里建立酿酒厂，把野苹果酿造成芬芳的美酒，让这大自然的珍品化成人们的血液，增进人们的健康。

朋友，天山的丰景美物何止这些，天山绵延几千里，不论高山、深谷，不论草原、湖泊，不论森林、溪流，处处都有丰饶的物品，处处都有奇丽的美景，你要我说我可真说不完，如果哪一天你有兴致去游天山，临行前别忘了通知我一声，也许我可以给你当一个不很出色的向导。当向导在我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，其实我私心里也很想找个机会去重游天山。

神秘的罗布泊

◆ 凯 风

● 文 焱 摄

在新疆,我生活了 20 年,游历了占国土陆地面积 1/6 的天山南北大多数地方。但是,有一个地方,我向往了多年,却一直未能一睹它的风貌。这个地方就是罗布泊。

请你打开祖国的地图,在大西北甘肃和新疆交界的地方,找到那个自古以来颇负盛名的玉门关。自玉门关向西,一去 300 多千米,南北宽度也有 120 多千米,是一片浩浩渺渺的被沙漠、盐壳、沼泽和红柳、苇丛所覆盖着的洼地。洼地的中心有一个闻名于世的内陆湖罗布淖尔。“淖尔”是蒙古语“许多水汇聚而成的湖泊”之意。罗布淖尔,汉语就译为“罗布泊”。

100 多年前,罗布泊依然浩荡无垠,最阔的时候,湖水面积达 2570 多平方千米,相当于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一倍。

罗布洼地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通道。地球上各大洲之间的海路打通之

前,亚洲同欧洲的联系,靠的就是丝绸之路。那时,从长安西出阳关,通西域,去中亚,到欧洲,就都是沿着贯穿罗布洼地的疏勒河故道行走的。这条路上,走过张骞的马队,班超的铁骑,玄奘等僧人;这条路上,也曾有一队队骆驼和马帮运载着中国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去沟通西方的贸易和友谊。

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诗云:“五月天山雪,无花只有寒。笛中闻折柳,春色未曾看。晓战随金鼓,宵眠抱玉鞍。愿将腰下剑,直为斩楼兰。”(《塞下曲》)这里说的楼兰,即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一个,就在罗布泊附近。

边塞诗人岑参也写过:“官军西出过楼兰,营幕傍临月窟寒。蒲海晚霜凝马尾,葱山夜雪扑旌竿……”(《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》)

诗中所言蒲海,是罗布泊的另一个名字。

我国古书和外国文献上,都有不少关于罗布泊、楼兰的记载,然而现在只剩下洪荒冥冥的



新疆 风情录

罗布洼地,谁能不发出沧海桑田的感叹!惟有历史学家、考古学家以及地理、地质、生物、化学、气象等各方面的专家们愿意和敢于闯进这块“死地”,探索大自然的奥秘,察看它兴衰存亡的历史变迁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,外国入斯文·赫定、斯坦因和我国的黄文弼等人,都曾闯进罗布洼地探险考古。但是,由于旅程艰难,他们谁也没有能察看到罗布泊和罗布洼地的全貌。

1980年5月,我国著名的科学家、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、上海分院研究员彭加木率领一支考察队进入罗布泊。一个多月后,彭加木失踪罹难。彭加木的牺牲,更增加了人们对罗布洼地的神秘感。罗布泊,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令人生畏而神往的地方呢?

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,跟随寻找队伍,闯进了罗布洼地,终于实现了探视神秘的罗布泊这一夙愿。这次罗布泊之行是伴随着一场拯

救生命的搏斗开始的,它充满了奇幻的际遇和惊心动魄的色彩。

我愿把罗布泊的神秘统统告诉读者,以应答所有关心彭加木命运和罗布泊神秘的问询。

沙海漫漫

通向罗布洼地的道路有3条,一条是由甘肃的敦煌西去,沿着疏勒河故道,走历史上唐玄奘西游的路线,到达罗布泊北岸一带;一条是由昆仑山下的和田东走,循着玄奘西游东还的道路,到达罗布泊南岸一带;还有一条路,从天山南麓的库尔勒绿洲顺着开都河、孔雀河东去,直插楼兰古城,逼近罗布泊古海岸。前两条,路途遥远,道中无水可饮,特别是记载仅仅见诸史书,实地并无后人留下的任何足迹可寻,等于早已断绝的死路。惟有第三条路线,因为近年来人民解放军踏勘,尚可找到依稀可辨的标识和得到仅有的一两个向导指点。



我们便选择了
这后一条道路。

既定的旅程，
从地图上量出来是 500 多千米。因为沿途尽是沙丘、沙包、沙冈和沟壑，择平地行走，必得左转右绕，路程自然延长许多。据后来估计，我们到达彭加木出事地点，实际走了 700 多千米。这比从北京到郑州，或者从西安到郑州都要远。

沿途既没有任何路标，又没有确定的路面可循。我们这支拥有几十辆大卡车和小车的浩大的队伍，只能缓慢地边探索边走。碰到流沙，车子便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，我们还得下车来帮助抬车或者扛车，拿出毡子垫在轮下或脱下衣服铺路。1000 米的路程常常陷车几十次，要走两三个小时，耗油三四千克。我们忐忑不安，走了这一步，不能预卜下一步是凶是吉。

我们行进在茫茫沙原之上，有翻不尽的沙岭、沙冈，涉不尽的沙涛、沙浪。我们在仔仔细细

辨别方向，艰难地跋涉着。6 月天气，沙原上热浪炙人，地表温度达到摄氏 52 度，地面气温也有摄氏 46 度。人人口中像着火一般，两颊的皮肉发烫，脸上落满了细沙，胡子也积满了灰土。要不是眼睛还闪烁着光亮，我们一定要被当成古代墓葬中掘出的干尸了。此刻，我们不再讴歌蓝天，急切盼望着顷刻乌云聚集。一切关于大沙漠的神奇传说，也都不再使人陶醉，惟有那滔滔流水、涓涓山泉，不，哪怕是点滴露水，也都能使人神往。我脑中不禁浮现出《望梅止渴》的故事，便总是想梅子，那青青的、酸酸的梅子，可是口中却生不出一丝滋润的津液，依然是难耐的干渴。摸摸身上背的水壶，赶紧喝上一口，一口不解渴，张开大口喝了个痛快。真美！这时候，一位老沙漠工作者告诉我们，在沙漠中旅行，要节约用水，水比金子贵重，水就是血，就是生命，非到万不得已，切莫把水耗尽。我想，纪律规定一天一人饮水两千克，意义也就在这儿吧。

路漫漫，沙无垠，前程难辨。灼热，疲倦，干渴，我们忍受着。沙漠中的热流，滚滚袭来，像是鼓风机吹起的炉灶火焰。我们一任炽热的气流去销熔，总想走得快一点，赶快到达目的地，找到我们那失落在罗布泊的战友——我们的彭加木同志。正是他，为给考察队寻找水源才蒙难的。此刻他比我们更需要水，更需要救援呐。

可是，路却这样漫长，这样艰险。

我突然想起了古人玄奘、法显以及马可·波罗，难道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经历不测、遭遇不祥吗？

唐玄奘西游 19 年，在贞观十八年（644 年）



新疆 风情录

携带所得佛像和大量佛教经籍路经罗布洼地东归长安的时候,这样描述他看到的大流沙:“沙则流漫,聚散随风,人无行迹,遂多迷路,四远茫茫,莫知所指,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。乏水草,多热风,风起则人畜昏迷,因以成病。时间歌啸,或闻号哭,视听之间,恍然不知所至,由此屡有丧亡,盖鬼魅之所致也。”以后的旅行者法显和尚、马可·波罗都有如此这般的恐怖描述。我自然不信鬼魅,但大沙漠的道路坎坷和行程艰苦,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
我们的进程太慢,有时一天只行走几十千米。有一天夜晚,我们在一片沙包中宿营。

是哪里传来一阵阵呜咽? 是哪里飘来悦耳的和弦? 似竹箫低诉幽怨,像渔歌声声抒情。在这孤寂沉默的沙漠之夜,听到这乐曲般的鸣奏,越发使人感到神秘、深邃和凄厉。难道这真是鬼魅作怪吗? 我茫然了。

透过泻进帐篷的月光,我潜心谛听那迷人的乐章。身旁的一位科技工作者看出了我的心思,便告诉我,阵阵传来的不是鬼魅的哭号,那

是大自然的神工——响沙。原来沙丘上沙粒滑动的时候,它们中间的孔隙时大时小,变动不已,空气时而进入这些缝隙,时而又被挤出,因而产生振动发出声音来。也有人解释说,沙漠中有石英石,风吹沙动,石英石互相摩擦,能产生电,引起了发声。滑动的流沙发出深沉的鸣奏,在空阔的大漠里嗡嗡回荡,古人不知其中奥妙,便以为是鬼魅哭号。

大漠有情,响沙动听,我欣赏着,沉醉地进入了梦乡。

雅丹风貌

我平生没有见过海。自从投入沙漠的怀抱,就把沙漠想象成海。我们的古人用“瀚海”二字形容沙漠,我觉得妙极了。沙漠可不就像海一样茫茫无垠、深邃无比吗?

现在,我们正在沙的“海洋”上航行。真是一派波涛滚滚的感觉,既惊险又神奇。看那栉比鳞次的土丘,有的拔地而起,像激起的水柱;有的逶迤起伏,似遨游的鲸鱼;有的巍峨如轮;有的翩翩如舢板。阵风吹去,流沙飞扬,好像海中卷起的浪……汽车在土丘林中前进,时而爬上

● 文焱 摄

丘顶,滑下陡坡;时而越过沟槽,陷入深沟,盘旋着,摸索着,行驶着。人在车内,像筛子筛,又似簸箕簸,五脏六腑都要晃出来了。

这种由繁星般的土丘构成的地貌,分布在罗布泊东、西、北岸一带,地理学家们采用维吾尔语,称之为“雅尔丹”或“雅丹”。土丘高半米至十多米,长数十米至数百米,形成一系列垄脊和沟槽,顺东北和西南方向伸延。土丘成分是细

沙、沙土和石膏、盐分等。属于雅丹地貌,大约有两千多平方千米面积,它构成了罗布洼地的一个奇景。

原来,雅丹地貌的出现,是风神的杰作。雅丹地貌原是古海岸,后来,湖水渐退,湖岸呈露于凶猛的狂风吹蚀中。那风像刀削斧砍一般,把湖岸劈斩得支离破碎,留下一座座土丘和条条沟壑。罗布泊的风大都在七八级至十级以上,又



● 孟伟 摄

常刮东北风,就把土丘和沟壑刮成了东北至西南方向排列。立于高处看雅丹,土阜累累,如城阙崇楼漂浮海面,蔚为壮观。

雅丹地貌中最为壮观的是“龙城”。所谓“龙城”,并非实有其城,皆指罗布泊古湖东北部被风蚀的土丘、沙岩而言。因为土丘高峻似城郭宫阙,其形如龙,其壮如城,故名“龙城”。据有人考证,这里曾是古罗布泊渔民定居的地方,一直到17世纪,这里仍有居民,“其人不食五谷,以鱼为粮,织野麻为衣,取雁毳为裘,藉水禽翼为卧具”,而且“人多寿百岁以外”,真是一个繁盛的地方。著名的考古学家黄文弼曾推测,古代中国敦煌一带有一个塞种人西迁,曾经在

“龙城”建国留居。所有这些传闻,都使龙城愈发显得神秘了。

我们在漫漫沙海中艰苦跋涉,既觉劳碌,又富奇趣。有一天,是太阳刚刚偏西时分,西边的库鲁克塔格山顶突然飘过来几片白云,白云遮住毒毒的太阳,几缕云影从我们头顶上飘过。这时,我们才能抬起头去望几眼炙热熔人的阳光。阳光正斜射在眼前一道山岭上。那山岭是雅丹地貌中最高大的一座山丘,被暴风剥蚀成龙形,顶峰有一团闪烁着光芒的东西,好似龙眼,整个山岭呈灰白色,间杂着一片片乳白色的光,煞似鱼鳞。据知情者说,那是青石山上分布着的石膏矿,那团闪光的东西也许是一块什么金属。



新疆 风情录

几缕金色的残阳，几片飘动的风影，映照出那灰白色的卧龙一样的蜿蜒山岭。

“白龙堆！”有人高兴地叫道。

可不是，眼前不正出现了一条巨龙腾跃的奇景么！自汉以来，不少史书上有关于“白龙堆”的记载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就说，自张骞凿空，打通了西域的道路后，“使者相望于道，一岁中多至十余辈”。这白龙堆便成了他们负水担粮，然后越过漫漫沙海，东达于汉，西至西域各国的驿站；西域各国的代表也在这里迎送信使。因为常在这里看见飞龙腾跃的情景，人们便把这山岭名为“白龙堆”。

但是，能真正看到飞龙幻景的人并不多。据说，也只有当太阳照到“龙眼”，而山岭上又披上几缕阳光和几片云影的时候，才显出白龙腾云驾雾之势。在沙漠地带，一般也只有中午前后才能看见海市蜃楼的幻景。我们的一个摄影记者，赶快掀动快门，拍下了这巨龙腾跃的奇迹。

楼兰之谜

历史上，我国中原地区同西域的联系究竟始于何时，无从查考。我们所知道的汉武帝建元三年（公元前138年）张骞出使西域，一定不是第一个在后来称为丝绸之路的地方留下足迹的。在他之前，或者是牧民，或者是军旅，可能已经沟通了通向西域的道路。要不，一个人独辟蹊径，长途跋涉，完成大业，那是不可想象的。实际上我们知道，西域三十六国中就有从河西走廊、蒙古草原、阴山山麓西迁而到达西域的民族建立的国家。张骞不过是在史书上有记载的通达西域的第一个官方使者罢了。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、穷年累月一步一步踏出来

的啊！

元朔三年（公元前126年），张骞出使西域归汉，向汉武帝具言其见闻及各国情况，讲到靠近罗布泊有个楼兰国，“地沙鹵，少田，寄田仰谷旁国。国出玉，多葭苇、怪柳、胡桐、白草。民随畜牧逐水草，有驴马、多橐它”，而且，居民并不少，有士兵“二千九百十二人”。两千多年前，这样一个拥有重兵、人口济济的王国，也是够显赫的了。

起初，楼兰归属于匈奴。汉使往来于西域，假道楼兰，常受阻击。汉武帝元封三年（公元前108年），汉使王恢率领七百军卒突击楼兰，楼兰王降服归汉。武帝死后，昭帝仍然奉行联西域以夹击匈奴的策略。这时，楼兰王又叛汉。傅介子刺杀楼兰王，更立国主，并将楼兰国改名鄯善国，又将都城迁至罗布泊南岸现在的若羌一带。楼兰旧都则变成汉帝国设都护、置军侯、开井渠、屯田积谷的军事和交通大驿了。更后一些时候，班超父子在西域建立奇功，史书仍不断有对楼兰的显赫描写。

罗布泊畔，楼兰故国，历史上曾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活剧！

可是，至3世纪之后，史不记楼兰，传不言鄯善，一个显赫的国家突然销声匿迹了。

楼兰何在？汉代屯田的楼兰故都又在哪里？

谁去解开楼兰之谜呢？

现在，我们坐飞机在罗布泊北岸上空盘旋。为了寻找彭加木，党和国家动用了几十架次飞机搜寻罗布洼地每一个他可能去的地方。飞机飞行高度有时只有三五十米，荒漠上一丛丛怪柳、一片片枯黄的芦苇，甚至几株枯树干，都看得真真切切。